

烟

草

譜

烟草譜卷三

不吃烟應制詩

李調元淡墨錄云 上南巡駐蹕德州命侍衛傳
旨朕平生不好酒未能飲一觴最可惡的是用烟
諸臣在圍場中看我竟日曾用烟否每見諸臣私
行在巡撫帳房偷吃真可厭惡且是耗氣的東西
不但我不吃烟 太祖 太宗 世祖以來都不
吃烟所以我最惡吃烟的人鳳池集載蔣陳錫德

水碁紀詩曰碧椀冰漿漱灑開肆筵先已戒深杯
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烟火來皆紀實也

汚吾火

宗正菴先生性介特或以淡巴菰就其爐中取火
拂然罵之曰汝非學士大夫邪全謝山擬薤露詞
汚吾火云三百年來士大夫更誰曾啖淡巴菰一
星之火不可汚蓋指先生也

韓宗伯嗜烟

王士正分甘餘話云韓慕廬宗伯嗜烟草及酒康

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于手
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必不得已而去二
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
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
慕廬慕廬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嗅烟返生

汪穎食物本草云海外有鬼國彼俗人病將死卽
昇置深山昔有國王女病革弃去之昏憤中有芬
馥之氣見臥傍有草乃就而嗅之便覺徧體清涼

霍然而起奔入宮中人以爲異因得是草故一名
返魂烟案文獻通考鬼國在駁馬國西

番人食烟

平陽縣志云康熙六十年六月有番人乘小船爲
颶風飄至金鄉其人長大鬚髮皆卷食烟捲葉着
火卽銜葉而喫陳倫炯海國見聞錄云丁噶叻胡
椒甲諸番檳榔夾烟而食

和霽園夜譚隨錄云塞外喀爾喀其俗無主客客
至張幙輒走乞烟食坐而貽脾脯因壺與之乃去

西僧鼻飲

烟草亦有就鼻吸之者金川瑣記云一喇嘛僧路經綏靖時與之食必禮天地四方身西向持咒然後食又喜拾菸草口內咀齧不用菸管時時手搓少許納鼻中蓋夸俗素尙鼻飲也

烟噴人面

江之蘭文房約云文房雅地喫烟噴人面亦不可也紙煤四擲則又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矣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召集女客不設簾箔觀劇飛觴二

八妖髮手擎烟具先嘗後進一如姣童之奉其主
甚至含烟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之無所顧
忌高世鎮詩云鼻息吹虹驕舞伎齒牙餘馥妮歌
伶噫濶達大度舉世幾同韓熙載矣

閨房吸烟

無所用心齋瑣語云蘇城風俗婦女每耽安逸搢
紳之家尤甚日高春猶有酣寢未起者簪花理髮
舉動需人粧畢向午始出閨房吸烟草數筒便銷
香刻鈕琇觚賸云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

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裘上炕眠傍晚起
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鴉片之美

夢尸雜著云鴉片烟出外洋諸國色黑而潤凡遊
粵者無不領其旨趣友人姚春圃嘗爲余道鴉片
之美謂其氣芬芳其味清甜值悶雨沉沉或愁懷
渺渺矮榻短檠對臥遠吹始則精神煥發頭目清
利繼之胸膈頓開興致倍佳久之骨節欲酥雙眸
倦豁維時拂枕高臥萬念俱無但覺夢境迷離神

魂駘宕真極樂世界也余笑曰其然豈其然乎

吃烟救生

海上張靈蓀曾語人曰人不可以不吃烟烟乃救生之具也人問其故曰吾昔遊客館愛一庭石玲瓏聳秀盤桓不忍去聞室中喚吃烟纔走及階孤峯倏倒苟非是則渺身爲糞粉矣然此言戲耳吾邑廟中一灌園叟登樓失足適口銜烟管被貫其喉此嗜烟所致也蓋幸與不幸亦有數存乎其間

烟毒

施閏章矩齋雜記云一友酷嗜烟日凡百餘吸已
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升許穢聞列屋死而
復甦又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
偶犯則血劇

南鄉孟氏家蓄蜜傍有種烟草者蜜採其花皆立
死蜜爲之壞以是知烟之爲毒不可向邇

鴉片殺人

鴉片烟投入酒中飲之能殺人潮嘉風月云昔黃
司馬署梅州有家人張和者與一妓交最密張後

落魄妓遭假母摧折伎謂張曰不如仰藥同死結
夫婦于九泉不猶愈于生乎張慨然許諾妓拔釵
付張質錢沽酒投鴉片于中兩人對酌各醺醉抱
持而臥迨母驚覺多方灌救妓蘇而張無及矣

烟牀

繆良云周謙三參軍友良淡於仕進高臥邱園書
室中製爲烟牀左圖右書風雨不出致足樂也曾
著烟牀賦其畧云蟲飛聽處何妨同夢終朝鴉片
次時疑是有情眷屬牀仿紗幮之式聊以自娛烟

巨瘴癘之鄉未能免俗又云一呼一吸朝朝香霧
空濛三起三眠夜夜豪情疎縱觀此賦可以想其
幽致

洋烟百詠

程香輪倬桂廣寧名諸生工詩文尤精於楷書乃
鬱不得志困守衡門性嗜烟旣而悔之因作洋烟
百詠一寓欣羨一寓勸懲似欲現身說法者句云
老子臥游興不淺先生眠食樂何如雲烟自繞傳
香枕燈火長懸不夜城合眼恍親行用夢典衣猶

買返魂香管引白雲歸臥榻風吹花氣上衣錢煙
霞以外無他樂狀第之間老此生不覺漸成長命
債豈知早授一燈傳胡爲賢者亦樂此翻怪鄉人
皆好之玉質鍊成鰲面目冰心染就黑肝腸金錢
浪費知無益煙火緣深拆不開不過煙雲供眼底
何曾渣滓在胸中早知雞肋拋難得誰肯猪肝累
最多明明繡榻生理玉隱隱寒燈送蓋棺詩皆吐
屬雋永能令讀者神移王兆麟曾序洋烟詩兼序
香輪之嗜學嗜書而烟之爲得爲失亦復了然心

巨間

長烟筒詩

秋坪新語云靜海呂惟精妻某氏風雅善吟詠吾
邑葉敬亭進士與呂交最善頻聞誦其細君所作
戲咏長烟筒詩一絕云者箇長烟袋妝臺放不開
伸時窗紙破鈎進月光來風趣盎然

題鍾進士吃煙像贊

張榮戲題鍾馗吃煙像贊云爾面何黑遂使世人
看不得爾性何暴遂使小鬼見之俱嚇倒手持寶

劔面向天鬱鬱不得徒自憐足高起舞誰與語欲
捉小鬼口流涎勸君暫息雷霆怒不如拋劔且吃
煙吃煙自有真妙處宛若雲霧散布一望總茫然
君聽我語弗多言請進後門學耍錢閉門莫管門
外事任他鬼輩相周旋不聽我言徒自苦空令怒
髮衝華顛況乎天下之鬼頭鬼腦者甚多煩公之
劔者不知其幾萬幾千

紫竹烟竿詩

黃定文仲友云淡巴菰清韻在茶香酒味之間而

以晚出賦者絕少至菸具如菸竿菸帘菸壺之比
類及之當此不下茶錄世無蔡君謨不能爲渠家
一新譜牒也余京居得紫竹一竿以炷菸色香味
俱勝絕因賦詩一章風味青於中聖賢篆香細入
紫雲鞭醉籠篔谷千尋影間吸湘江萬里煙冷焰
微通霜後節死灰舊爲歲寒然相思喚起空山夢
一縷白雲留遠天

烟畢詩成

雷琳漁磯漫鈔云松郡有韓曉童者詩最速客試

之甫喫烟限烟畢詩成請題客指橘燈應聲而就
時向黃烟一二吸可盡洵七步才也李調元雨村
詩話云若時下繡袋銀筩飽納黑烟半時未灰者
可成琵琶行連昌宮辭矣

余幼時在家塾中偶戲喫烟潘訥齋師輒呵止之
一日又飲師卽以食烟爲題命賦之時余讀唐人

詩因集成四絕句云異國名香滿袖熏

草季標

溫磨

飄出麝臍薰

皮日休

終須買取名春草

劉禹錫

撩亂芳

清最是君

元慎

烟分頂上三層綠

崔珏

心有靈犀一點

通李商幾度篝燈相對處半融醉吟偏稱紫荷筒陸龜

蒙有客新從絕塞回馬戴換他竹葉十旬盃劉禹錫相

思莫救燒心火釋齊己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綠薩

蕪影又分將姚合却有餘薰在繡囊陸龜蒙從此不知

蘭麝貴裴思謙暖風吹過一團香花蕊夫人今錄曉童事

故附記之

匡烟

匡子駕小艇游湖上以賣水烟爲生有奇技每自
吸十數口不吐移時冉冉如線漸引漸出色純白

盤旋空際復茸茸如髻色轉綠微如遠山風來勢
變隱隱如神仙雞犬狀鬚眉衣服皮革羽毛無不
畢現久之色深黑作山雨欲來狀忽然風生烟散
時人謂之匡烟遂自榜其船曰烟艇事載李艾塘
揚州畫舫錄

烟戲

余嘗讀晉書夏統傳女巫吞刀吐火雲霧杳冥又
葛仙公傳與客談時天寒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
口中出拾遺記扶婁之國其人能吐雲噴火此殆

取人幻術耳未有如今之烟火之戲者張潮虞初
新志云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
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
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
可乎主人始驚愕隨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
善喫烟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
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竒之矣又問
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
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

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

董潮東舉雜鈔云粵中一士遊某公門自詡其技曰善嗜烟因請試之先淨埽一室集諸公于中四圍窗戶俱緘封完密用好建烟二觔食之至盡烟氣不吐食畢然後隨口噴之成雲鶴仙神龍鳳等像不知何術也又夜航船云錢香吏客揚州鹽運使幕中會有江寧府某公遣送善戲法者詣署因問客何戲法曰小人無法祇會吃烟曰請試之吃

烟者於青布袋中取出烟筒頭狀類熨斗大小如
之又取出梗子狀類扛棒長短如之以頭套梗索
高黃烟四五斤裝實頭內燃火狂呼急請垂簾墮
戶客皆從對照隔簾觀之見雲氣滂然奇態層出
樓臺城郭人物橋梁隱然蓬萊海市也琪花瑤艸
異獸珍禽宛然盡珠闥苑也魚龍蛟鱉噴濤噴霧
恍然重洋絕島也俄而炮燄怒發千軍萬馬砍陣
而至玉山銀海顛倒迷離座客大駭主人嗚住始
徐徐收縮拍燼幾許而歇歇爲之粲然

烟兒炮

吳長元宸垣識暑魏之瑋詠物詩烟兒炮云芭蕉
噓吸氣如蘭幕地輕雷隔指彈烟滅灰飛供一笑
休將戲事等閒看

烟筒喇叭

燕蘭小譜云楊四兒嘗演吉星臺作髮髻妝吸淡
芭蕉頗饒姿趣今有伶人吹烟筒以爲戲者舒隱
閑談云家君性豪邁四方遊客挾薄技造門者無
虛日一人自言能吹烟筒喇叭令試之盤踞而入

云係徽伶以演劇傷足改習此戲出其筒長三尺
餘織上豐下兩頭皆鑲紫銅吸烟竟拍去其燼乃
徐徐吹之初如雁唳聲繼如鸞嘯聲最後如牛鳴
聲呶呶啞啞較樂工所用尤覺動聽易以他筒則
弗能爲矣其法中欲空根欲粗上竅宜小下竅宜
大雖名烟筒實一竹喇叭耳

烟酒較勝負

明齋續志云予性愛烟烟管不離手輒以量自詡
時顧竹村咸謂其酒興豪一日集友人齋予謂顧

日人皆以烟酒稱我兩人未知雌雄誰決今試一角之自此刻始君以酒我以烟盃不得停火不得熄徐徐畏縮者謂負顧曰諾遂一吸一酌自午達酉顧徑陶然醉矣而予猶言笑自若

烟管決休咎

紀昀槐西雜志云甘肅李叅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其占人終身則使隨手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斷又不同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烟筒曰貯火而其烟呼吸通於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

顯尙待人吹噓也問厯官當幾年曰公毋怪直言
火本無多一熄則爲灰燼熱不久也問壽幾何搖
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見百年烟筒也其人愠
去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
筒觀其復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
置於牀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攜後
起矣將來尙有熱時但熱後又占與前同耳袁枚
新齊諧云甘肅參將李璇自稱李半仙能視人一
物便知休咎雲南同知某來占卜取烟管問之曰

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又曰君此
後亦須改過蓋烟管最勢利之物用得着渾身火
熱用不着頃刻冰冷其人乃慚沮而去柳崖外編
又作陝西都司李益云有一大老事在危急遣人
問之手持烟袋斷之曰兩頭皆金中爲木重重受
尅危極矣其人曰性命憂乎曰無妨中喜通氣須
轉彎天明日出無事矣曰何故曰日屬大火灼則
通達無礙也抵曉果如其言

烟筒禦盜

余少時遇一異鄉人手持烟管以鐵爲之其頭大於盃裝烟盈把吸之一二刻始盡云有不測即可以禦侮紀昀如是我聞云醫者胡官山或曰本姓金實吳三桂之間諜三桂敗乃變易姓名年八十餘輕捷如猿猱技擊絕倫嘗舟行夜遇盜手無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揮霍如風七八人並刺中鼻孔而仆

火神吃烟

夢尸雜著云丁亥二月紹郡大火武林尤甚火起

時人見赤面朱髯者往來屋上若指麾狀一日夜
分人靜有潛窺者見赤面人鎚石取火出烟管吸
之烏有回祿神嗜淡巴菴者羣起執之盡無稽亡
命假此劫人財物一訊而服

鬼嗜烟

夜譚隨錄云京都花戶子譚九探親于烟郊策衛
出門日已向夕道遇一媪跨白蜀馬左右相追隨
問小郎何往譚以所之告媪曰此去烟郊尙數十
里郊舍在邇盍留一宿以行譚因隨至媪家室中

空無所有唯篝燈懸壁一少婦臥炕頭哺兒譚相
與坐談敢問邦族媼曰身本鳳陽侯氏因歲凶再
醮此間村民郝氏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翁以衰耄
備于野肆爲人提壺滌器小郎明日當過其處見
雞皮白髭耳後有痛者卽是也譚坐久頗倦又不
便偃息乃出具就燈吸烟婦頻睨有欲烟之色媼
察知其意曰媳婦垂涎喫烟矣小郎肯見賜否譚
以烟囊付之媼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
那得有烟具譚乃並具奉之婦吸之甚適眉顰頓

舒媪視之點首曰老身在世六十餘年不識此味
不解嗜痂者何故好之如此譚曰亦自不解第不
會則已學會輒一刻不能離尙可食無飯不可吸
無烟也媪大笑譚曰娘子嗜此予遲日當市具與
烟來作野人芹敬媪頷之時約畧四更月西斜矣
因各就枕旣而夢回則身臥松栢間回視茆舍烏
有媪與婦並失所在急捉驢乘之天已向曙抵烟
郊事畢復遵故道小憩旗亭有滌器老人酷肖侯
媪所述詢之果郝四也告以前夜所遇郝泣然曰

據郎所見真先妻與亡媳並妖孫也詎意尚聚首于地下哉譚感嘆久之歸後不欲食言于鬼亟脩紙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之

六合內外瑣言宛鄉先生云滇中采礦人夜半運錐往往有人手出腰際若有所索者以烟授之而去峒民呼爲乾雞子續新齊諧記云比開礦人遇乾麕子麕子喜甚向人說冷求烟吃與之烟噓吸立盡

烟草譜卷四

賦

青浦陳琮愛筠輯

全祖望謝山

今淡巴菰之行遍天下而莫能攷其自出以其興之勃也則亦無故實可稽姚旅以爲來自呂宋按淡巴者原屬呂宋旁近小國名王圻言其明初曾入貢有城郭宮室市易君臣有禮但淡巴之種入上國其始事者亦莫知爲誰黎士宏曰始于日本傳于漳州之石馬

石馬屬海澄

然亦不能得其詳爰作

賦以志之或有博雅君子補予闕焉

將以解憂則有酒將以消渴則有茶鼎足者誰菰
材最嘉酒最早成茶稍晚出至于是菰實始近日
凡百材之所成必報功于千古酒戶則祖杜康茶
仙則宗陸羽吾欲攷先菰以議禮蓋茫然未悉其
何人笑文獻之有闕將汜祭其何因原夫雕菰之
始載在曲禮受種爲菱結穗爲米紫籜爲裹綠節
爲圍于焉作飯絕世所希其在爾雅更名水蔣蘆
中之族斯稱雄長是菰實非其種也或曰是卽說

文之所謂菸抑廣韻之所謂蕪古嘗志之今廣其
傳譬之屈騷之蘭于今不振其爭芳者崛起之允
迢迢淡巴非我域中僻居荒海曠世來同何其嘉
植不脛而趨普天之下靡徃不俱彼夫河西之焉
支夜郎之邛竹當其傾國以相爭良以易地而弗
育而是菀則五沃之土隨在而生滿篝以穫有作
必成不以形化而以氣融不以味饜而以臭通當
夫始至尙多所怪其習嘗者半在塞外是以皇皇
厲禁頒自思陵市司所至有犯必懲而且琅琦督

相視爲野葛

吾鄉錢忠介公最惡之

梁溪明府指爲旱魃

見南

北

畧黃山徵君明火勿汗

歛人宗

賞心尙少知己尙

孤豈知金絲之薰足供清歡神效所在莫如辟寒
若夫蠲煩滌悶則靈護之流通神導氣則仙茅其
儔癩榔消瘴橄欖祛毒其用之廣較菰不足而且
達人畸士以寫情慄翰林墨卿以資冥助于是或
采湘君之竹或資貝子之銅各製器而尙象且盡
態以極工時則吐雲如龍吐霧如豹呼吸之間清
空香妙更有出別裁于舊製構巧思以獨宣詆火

攻爲下策夸鯨吸于共川厥壺以玉厥匙以金比
之佩鑄足慰我心是以茂苑尙書雅傳三嗜必不
得已去一去二獨愛是菰長陪研席王馬和錢更

增一癖風流可卽顧物興思誰修菰祭以公爲尸

長洲韓慕廬尙書嗜酒及棋與此而三或問之以
必不得已之說初云去棋繼云去酒時人傳爲佳
話

且夫醒可醉醉可醒是固酒戶之所宜也飢可

飽飽可飢是又胃神之所依也閑可忙忙可閑是

又日用之所交資也而或者懼其竭地力耗土膏

欲長加夫屏絕遂投畀于不毛斯非不爲三農之

長慮而無如衆好之難回觀干仁草之稱而知其
行世之未衰也我聞淡巴頗稱樂土寇盜潛踪威
儀楚楚獨于史傳紀載闕然聊憑蓋露以補殘編

陳鼎銘

爾其秀萼同族雋味偏含製沿明季飲類朝酣山
經爾雅遺其狀露書雜志發其譚結愁夢于高麗
夜半則香魂冉冉茁芳荇于呂宋島間則翠影鬢
鬢分將樂土之苗淡巴可湫竊得沉雲之號黑米
同參服食誰貽曾說軍營無恙移栽有法爭傳閩

嶠先詣或藝平陂或蒔深峽露液潛滋上膏渥洽
春深而漸坼花英日暖而還舒菜甲畦分秋奕之
枰葉比堯厨之蕙呼羣共采每自趾以及顛計晚
通疇亦喜豐而恨乏蒸却絲絲霉雨幾間之茆屋
深藏曝當杲杲之秋陽千片之竹簾勻夾購從村
舍攜倩賈帆可苞苴以挈還筐篋以緘劈葉而枯
梗頻拋棼如絲亂向風而筠籃屢簸雜恐沙醜登
以版合整以刀剗縛以鹿盧密密鎮以龍骨巉巖
啞爲屨之許行捆猶未固等滴槽之劉墮壓已基

嚴器持初礪之鋒坐踞不馳之騎落殊玉屑輕霏
碎訝金絲齊墜裏藤紙以稱量糝蘭花而香膩繡
街錦市鬻便排簷竹塢桑村賣曾列肆但分生熟
強標錯出之名不假烹調殊得同然之嗜於是囊
縫文綺笏削筠竿貯非羞溼拈却團團夏雲根之
星火燃銀孔之金丸噓噏兮微生烟翠氤氳兮長
繞唇丹看竹人來也添逸興敲棊客至儘助清歡
供給無難不怯座賓之滿咄嗟可辦免嘲寒士之
酸是性借忘憂雅同護草而氣分融麝真壓沉檀

則有粉署仙郎衡門野叟白屋書生紅閨繡婦鑾
坡退後輒事咀含犁雨閒時只愁無有彩毫乍閣
濃噴吟詠之喉金剪初停香入嬋娟之口給豈並
于饗殮愛若逾乎脯糗無片時可輟之煙霞有何
地能捐之烟酒達肝肺沁齒牙淨塵慮辟羣邪較
五辛而氣原不俗有一薰而蕪莫能加蠻村蠻戶
之間賴消炎瘴雪返冰堅之候好伴流霞紅豆幾
枝種堪相匹清簫一曲塘直稱奈食譜如漆不讓
黃梁紫筍平心擬去先教竹葉梨花他如紅嚼檳

榔紫餐桑椹輕團鴉片芙蓉之瓣同芬小貯鼻烟
玻璃之餅似錦曷若消磨日長撚髭抽軋軋之思
含吐宵分剪燭解酣酣之寢爲農帝未嘗之靈根
乃神州遍嗜之佳品也哉

楊潮觀

原夫豬鞭鳴地陽燧窺天火化伊始嘗草何年不
酒而得醉不苑而流涎蜃無氛而噴霧獅非吼而
含煙恍虛氣以成雲旣非龍窟忽出潛而吹沫豈
是魚淵無貴賤以同嗜竟寢食之難捐當其種來

洋島產自海涯幡幡似菜翼翼分陂槁葉乍振陳
荻去滋引之則金絲裊縷揉之而玉屑紛披性似
同乎薑桂味實反乎甘飴茗碗罷嘗肘後之清風
乍歇金樽頻倒掌中之香氣初離於是幾聲碎玉
數點流光逗出一星榆火引來半炷沉香含以華
池藐若土囊之滂鬱入乎修吭杳如香逕之迷藏
其始出而聚也桑蠶春浴而蠕動其少遲而散也
柳絲風胷而飛揚小炷則颺起青蘋之沫滿引而
香浮寶鼎之旁况夫采艾蘄陽雜以三年之葉紉

蘭濃浦挹茲九畹之芳惟見風雲吐納烟靄翱翔
者乎爾其嘗餐日久製器精多貯以盤帶盛來紫
荷或繡囊共茝蘭而同佩或玉壺與觴礪相摩或
湘管一枝竊媿蒼梧之修節或滇金數寸精瑩烏
槩之文柯旣洪纖之中度亦長短之殊科偕鐵如
意而堪爲指畫代叩竹杖而亦可婆娑直吹不孔
之簫處處仙人握管倒把無綸之竹人人漁父臨
波則有紗窗掩冉淨几清幽文靡俊士詩癖清流
含毫未吐擷藻將抽步閒階而岑寂繞芳砌以搜

求對客談來一絲微颺呼童至止半晌輕浮則可
謂思入風雲之候神來飛舞之秋也已迺至閨中
風暖樓上春深金爐欲燼繡線無心粉頤斜托朱
檻頻臨情隨望遠夢帶愁尋猩唇半吐瓠齒微歆
順薰風而藉草襲芳靄之盈襟立疑霧障望杳雲
林其氣微是心香初透其紋細是思繭纒維則又
不覺對影而神魂入定不言而齒頰俱侵也已至
于殘更孤館欹枕清宵人聲兮乍悄月色兮纔邀
燈花兮共落香篆兮初銷撥寒灰而如失撫清簟

兮無聊警歎一聲唾壺欲碎網縕幾縷沉水先焦
遂使栩栩迷香潛引香中之粉蝶悠悠迥類微熏
頰上之紅潮俄而雙眸乍展一夢方驚漱齒少回
甘之味調唇留隔宿之醒不有楫楸之火蘭蕙之
莖何以使魂遽甦神遽清夫是以如飢呼癸如渴
呼庚入市閒遊憩處俱堪乞火留賓初獻座閒時
傍殘檠下至孩童走卒負販老兵具有公好莫能
忘情嗟乎腸非布而火浣幾似口非突而墨黔時
形嘗之者祇覺膏膏嗜之者不解惺惺洵煎膏兮

足鑿固焚齒兮可銘遺趨炎而欲附若遇熱而未
停常昏昏兮墮雲霧每烈烈兮炊香馨念托契兮
脩嘗辛者欲絕交而深費丁寧是用媿酒而作誥
爰且配茶而爲經

賈 漢蘭準

空齋小憩幽室高眠支頤榭畔抱膝窗前花落而
重簾不卷香沉而古鼎頻然鐵鑊橫來度曲聽松
間之雪筠筒攜去尋詩留草際之烟鬢夫淡巴菰
之爲物也呂宋相傳漳泉並造訪佳種於山河分

弱莖於海島 藝根乘春雨之滋 晒葉趁秋陽之燥
芬芳撲鼻 錯疑五味勻調 馥郁清心 洵訝百香合
擣悵解語兮 無花悟相思之有草 爾其竹檐長夏
花砌三春 疎簾棋罷 斐几書新 呼茶則爐煨榾柮
對客則管解吟呻 收烟中之烟 吐納而時當亭午
得味外之味 吹噓而舌品甘辛 至若香濃雪聚 風
捲雲奔 金猊火蕤 牙歡烟存 沁脾兮無迹 出口兮
有痕 看來餘滓未消 任華池之津液 吮去一綵 漸
透倩龍腦之香 温則有中 酒清懷忘形 爾我拋卷

閒行拈毫兀坐多而益辨吻端頻溢芳蘭虛以受人石畔徐敲活火嗜好在酸醜之外想入非非英華存含茹之間韻流瓊瑣探梅而解渴偏且看竹而消閒亦可况乃嘯侶命儔聯羣結隊艾納薰殘皇盧品逮或破寂而散愁或消煩而滌穢幾分珠玉咳吐落於九天一片冰心呼吸成夫三昧詢謀餐於烟火祿不須干豈拾慧於齒牙庖非可代亦或影罩紅欄暈噴綠綬韻並梅兄香分瀾友襲雲氣於亭臺裊篆紋於窗牖如伊早期待漏破寒隨

翡翠之鞭若教夜讀攤書耐冷代葡萄之酒斯真
爾雅未釋其名稱葩經莫詳其差等供列座之賓
朋解連宵之醅酌風晨露夕雲護詩牌山館幽亭
雪飛丹鼎正是挑燈讀畫俄驚滿紙濃烟恰當對
月評花聊佐一甌春茗

郭淳

幸盧品後商陸添時玉塵之談已久花堵之景方
遲響息風亭之軫敲停竹院之棋覓句微吟而擁
鼻看山悅性以支頤酒及酣而正渴書待借而嫌

寢情寡營兮罔泊思慮佇兮奚宜盼爐薰兮細細
憶金縷兮絲絲惟茲烟草名淡巴菰自呂宋之種
布有高麗之夢符姚旅露書攸載廷璣雜志非誣
穎依春以玉茁花入夏而雲敷香掇風戾陽曝秋
蕪薄莖縷切細髮縈紆蓋露絲醺之號余糖烟酒
之殊分標品目散播岩區判仙苗以曼衍獨閩產
爲莫逾爾乃碧繞翠屏綠延青峙梅花塢畔分香
荔支樓邊映紫環霞浦以紛披帶螺江而旖旎太
姥轉丹之區武夷化虹之里風色悠颺露華清泚

焙雲試烘切玉奏技折瑤葉以散薰截芳絨而璧
理稱名斯異得氣惟清致醉則樂酒喫火常醒則
瓠魚聽聲飽飫彫胡之炊熟飢美穉秀而穗生和
巴總宜時俗思菰獨引高情呼童閒晷乞火微明
川流篆裊茱萸香輕喻清太素辨味淡成於焉寶
榼方盛荷囊並燦截蒼筤以製笏珠瑤象以飾幹
屑桂初勻炷蘭輕按通妙吸於吻間參微息於鼻
觀渺入虛以相深覺潛轉而罔散時一痕之薄露
若纖雲之帶漢麝氣迎人蕙風浮案醞花露以吐

吞疊仙霞而凌亂愛消白日之間幾惜紅爐之炭
當夫徵歌酒畔結思花前數舊遊於春雁驚落葉
於秋蟬素心延佇宵鐘未眠悵懣伊以無那欲傾
寫而誰憐以及桂嶺黑雲之度金谷香棗之緣莫
不珍同雞舌貴等龍涎興慶草無醒醉好廬山花
失瑞香妍地榆得而明珠安用合歡種而愁忿都
蠲別有名高蘭郡品著洋墟銅壺注水以灑灑神
池引息以徐徐吸餘芳燼細甚瓷儲詎若此髮絲
清妙酒茗相於寄靈通於中直揚芳馥而外舒止

悲洵可樂相思渺離居去斯須而未忍隨吐納而
有餘寧獨侈技巧之變幻構樓閣於空虛蓋惟味
道之不厭故能同氣於淡如

李綸恩

李子晨坐展讀未已客有子虛冠服綺靡雅嗜吃
烟攜筒甚美客笑指曰此其費不知凡幾庶不貽
主人恥也君能賦之乎李子曰諾濡筆伸紙沈吟
而作曰邊陲之地卑濕之墟農有園圃種煙如蔬
摘葉取嫩曬日待枯不分小大盡去根株千疊萬

疊切細切麤香入芳蘭味甚苦茶非有藉于飽暖
直以待乎吹噓爰製小筒圓而不方丈有所短尺
有所長爾腹則堅我鐵則剛再鑽而入一孔有光
長嘴上嵌曲斗下鑲於是弄烟如丸按指而藏就
燈取火入口聞香呵成雲霧直繞肺腸飄飄乎似
欲鶴化而丁籛籛然似欲蝶夢而莊遂令炙輶者
隱其辯譚天者斂其狂才人之筆暫擱武士之弓
不張公子瑤琴罷操美人玉尺停量賦未終客迺
請曰君豈賦斯筒耶而亦知其有異於人耶李子

熟視之誠當世所謂至珍也因手持離座涎出思
唾亟命小鬟灼煙來前始細意以吸取繼努力於
喉咽而勃勃而變赤眼睜睜而欲圓竟一竅之未
達徒七尺以昂然猶是黃金其末翠玉其巔絡繹
囊而寶嵌縮銀線而珠穿榦非竹而非木巧更雕
而更鑄惑庸耳與俗目令鍾愛而取憐不適於用
何值一錢棄而擲之吾無取焉客曰嘻君迂哉何
所見之不大耶夫天下名存實亡污中炫外得近
人情便逢時會凡物類然於煙筒乎何害也彼夫

折足覆餗何金鉉黃耳之陸離斷軸脫輻何龍旗
翠羽之交垂乎使必求諸實用則登車調鼎者奚
爲故物惡其陋人侈其豐苟可致飾於外何必有
美在中以之視我則貴以之媚人則工不觀夫扇
宜輕而綴玉鏡惡重而鑄銅築雕欄而易折修瓊
砌以無功乃不茲之爲怪而徒咎夫煙筒李子聞
言謂客辯士大言欺世強詞奪理客笑而退成賦
如此

塞煙筒賦

序

柴 杰臨川

天生異卉邊塞移傳人愛奇芬中華種徧嫩綠層
層鋪繡陌惟葉而不惟花輕黃片片掛金牌取味
而先取色粗裁匠手辛和補炎帝之經細潤碧油
法製埒雷公之術自是薄切細切切成萬縷柔絲
因之淺嘗深嘗嘗出百般妙品涵雲兮吐霧齒頰
間盜若春生屏息兮吞香肺腑中煦然趣溢朱櫻
劈破青靄留餘風嫋嫋而霏微疑聞馥郁氣融融

而綿渺恍坐氤氳漫道流涎香同沉水何期入口
醉並瓊漿笑梅嶺之橫榔嚼去多其渣滓陋漢宮
之雞舌含來少此溫磨是以幽室脩文才子含咀
而入妙華堂設宴嘉賓呼吸以通微歆枕夢魂侵
愁破三更燈火梯山嵐氣重瘴消一桿荷筍於今
髻女童男到處灼將銀管且看歌臺舞殿盡人貯
以錦囊興寐不離食而成癖紫黃並絕號以爲魁
豈大塊之靈芝詢人間之瑤草淡巴菴稱名而外
玉檢無聞金絲醺記事之餘露書僅見自忘固陋

勉掇駢言用表芬芳敢搜陳句

高世鑛瑣阿

蓋自呂宋沙頭分將小草漁梁山外種得奇芬翠
葉籠烟占麥塍而葱蒨金絲滴露著桃紙以鮮新
乃有彤管斜攜活火漫焚香生九竅紅燈綠酒之
旁美動七情月夜花晨之下似王郎之呵氣匹練
衝霄擬張老之吹空層雲滿座藏之硯北何可一
日無君握向窗南時于此間得趣爰操枯頽用譜
新題上下平分韻吟來漫道文章馥郁三十篇信

手拈出無非烟霧迷離

汪師韓韓門

烟草之名若石馬浦城衡易之繫以地黄紫以色
生熟以製大率市暨賣債之名傳於牛童馬走之
口以余所聞曰打姆巴古曰淡巴菰曰淡把姑曰
大孖古曰淡肉果曰擔不歸曰醺曰金絲醺曰金
絲烟曰芬草曰烟酒而總名曰烟世未悉其名莫
究所始遂疑起自近百年來者暇日採諸舊聞附
以詞流題詠彙爲金絲錄凡四卷曰原起曰劇談

日品題曰烟戒引書三十餘種昔東臯子述大樂
醫史焦革酒法桑苧翁脩言茶之原之法之具並
尊以爲經以烟草鋪芬眇暇歷亂冬春浮食籍之
百甕準禹筴之萬口茶鎗酒榼時交進焉著於錄
或者不爲文士所鄙笑耶

錢大昕曉徵

淡巴菰出於近代今則無人不嗜之矣而吟詠絕
少頃見紀氏昆仲及吟房女史聯句分韻詩體物
名雋異曲同工填篋之響胥諧椒茗之詞特秀洵

一特嘉話也

傳

王 露蘭臯

淡巴菰產自呂宋前明始入中國初惟戍邊軍士用以辟瘴驅寒繼而流傳漸廣近則名之爲烟或作菸截竹鏤銅以通噓喻號曰烟筒用代香茗泚溪居士酷嗜之爰戲作菸先生傳云先生系出竹氏湘川望族也父娶滇南銅氏女相配甚得旣而生先生名之曰筭別號虛中先生賦性明通且圓

融不露圭角然能持勁節不屑拳曲隨俗故爲時
所珍重前明嘉靖間有菸生者本粵東夷產以醫
術遊中華善治瘴癘驅寒疾消膈脹屢試輒効中
土人爭延致之然非先生爲介紹不能遽達故先
生與菸生交最密遂襲其姓自稱爲菸笏云先生
旣知名蒙上召對條貫覩縷大稱意旨嘗留置禁
中自公卿以迨士庶人無不樂與晉接其時呼吸
通上下彩焰生須臾族大寵多居然世家矣及行
年旣髦性漸辣胸亦窒滯無復如往時通敏上眷

日替將別遣倭人子木氏代其職先生懼乃造海
陬茅處士之廬而告以故處士多方爲之開導始
得豁然以通仍復舊職如故厥後益衰朽形容偃
僂度不可復用因乞骸骨歸今其子姓蕃衍流播
諸郡邑森森卓立皆通材也蔡氏之昌其未有艾
歟

贊曰虛乃心砥乃節性溫存氣芳烈藹五色之流
霞侶靈仙以吞咽

戲冊淡巴菰制

佚名

冊制孤竹大夫品香伯兼掌火部事以爾宿傳榮
葉特秀奇姿種出浦城名馳吳俗占其香色儼同
蘭蕙之芳加以品題卓有雲霞之瑞本崛起于草
茅乃頒分以郡縣滌煩之效旣彰力同酒伯釋滯
之功懋著爵埒花侯玉樓宴罷協臭味于三清白
馬賓來薦馨香而四達汝唯苦口我實甘心用典
喉舌之司爰藉吹噓之力黃衣初試載賜荷筒白
紙斜封并圖硃印餐芳腴則溫和氣脩佩幽韻則

呼吸風生霞未散以流虹雲無心而出岫生從土
德王屬火攻聽松風之謾謾影混茶煙覩玉色之
霏霏香分菊影吹入清虛之府描成鏡裏煙霞散
歸縹緲之鄉撰出空中樓閣疑是瑤池芳草何殊
月府瓊漿以此激濁而揚清罔不饜膏而飫德予
昔沈湎麴車誤入酒泉之郡困遭斛瘕淹留玉壘
之關今幸爾品香伯甘侯啟沃心之益和若鹽梅
醒濡首之迷忠逾藥石挹茲風味迥異尋常金谷
賦詩而寂靜竹林揮塵以逍遙一座借以解圍五

車資其醉筆悔不居楊柳先生之宅惜未登梅花處士之廬能使茂陵病客頓掃沈疴卻教風月主人破除倦眼裁其風格不讓旗槍著其勛庸可垂竹帛此品在青州從事之上而名因洪川君子而成者也今者從善如雲求賢若渴楮生筆尉竝列公侯果相疏王悉殞冢社而嘉茲木德未受土田視猶草芥心甚耻之可進封爲淡巴菰氏其以百花郡爲食邑原官如故烏呼蓬山瑤島永固根株苔壁芸窗賜爲湯沐爾欲召盟則設金蘭之會爾

欲徵調則剖玉竹之符庶幾唇齒相依勿若包茅
不貢他日無忝厥職應標名于芳草圖中明試以
功可載筆于凌煙閣上

文

石 杰虹村

烟以趣勝嗜者衆矣夫嗜烟者嗜其趣耳趣勝故
嗜之者衆聞之神仙不食烟火物從烟火中出
尙不食之何況於烟然世之不吸烟者未見其得
爲神仙我又安能以不可必之神仙而奪我烟趣

也烟草不見經傳宋史載呂宋國產淡巴菘卽今
烟草者是烟以氣行而更以味著故鼻受者兼以
口受烟以色顯而特以韻傳故目辨者仍以舌辨
考其產曰建曰衡肥瘠殊而產亦殊建與衡其較
著也問其製曰生日熟精粗別而製亦別生與熟
其總名也五方自爲風氣安能嗜欲皆同獨至烟
而東西朔南海內無不餐霞之輩萬姓各有性情
夫豈效尤能徧獨至烟而童叟男婦目中無不飲
霧之人詩思生於機活一題到手餐似木雞得烟

而想入風雲與之悠揚上下覺大含細入呼吸皆
通盧仝七椀不如金縷半筒矣談鋒由於氣壯衆
客盈前形同土偶得烟而神流肺腑與之吞吐翕
張覺咳玉噴珠洪纖畢露管輅三升不如玉塵一
咽矣紫絲宛在以爲無足重輕及至雲消靄散而
覓跡尋蹤無從措手然後知天壤間與生俱永者
此外更無他物筠管未嘗以爲不堪繫戀一旦含
英咀華而寤思夢想刻不可離以是知宇宙內實
獲我心者此中確有別腸至若醉能醒醒能醉飢

可飽飽可飢此皆烟之功用我不言言其趣而已
戒

黃之雋唐堂

歷驗老壽無弊煙者作此自戒

幼駭所見折蘆爲筩捲紙於首納煙於中或就火
吸忽若中風閉睫流涎謂醉之功久而盛行徧種
斯草曬葉剉絲匪甘匪飽銅竹鏤工荷囊製巧纓
弁橫銜脂鬢斜敲吾獨違眾誓不沾牙嫉如冶葛
屏若顛茄有里前輩嚮予褒嘉不逐流俗非君子

耶逮三十五暨陽舟次歲暮曉寒擁衾不寐叩友
津津曰爰且醉遽喪其守索而嘗試入脣三嚙啟
齒一呼四肢軟美入脈數舒相遇恨晚大智若愚
四十餘載晷刻必需亦潤文心亦綿詩力思之不
置棄之可惜如惑狐媚如蠱妖色一朝覺寤忍爲
殘賊昔韓尙書嗜酒與煙不得已去二者何先答
曰去酒佳話流傳曩予附和今不謂然咽喉寸膚
食草吞火非獸非鬼奚頤之朶熏舌尙可焚腸殺
我老耄作戒銘諸座右

說

諸 聯晦薈

人情飢則求食渴則求飲飲食外無治飢渴者飢
渴外亦無所以爲飲食者乃有舉異此而須臾不
離者烟草是也烟草產呂宋明季始入中土初以
闕瘴繼則老少皆好之其以吐爲吞以氣爲味以
無味爲味者令人相思而弗能已亦飲食之最奇
者已夫飲食之物多矣未有僅供人嗜者也而此
獨爲鳥獸蟲魚所不敢近當活火始然氤氳氤氳

烟飛雲布蘭蕙失香腥羶失氣祛穢滯以和神明
信有無味之味不益之益者歟說者顧謂生不可
蔬熟不可薦暴之切之一轉瞬而煨燼焉是廢物
耳然當霜晨雨夕時或勞思抑鬱恂怛無定于焉
解囊攜管以佐茗甘醇未始非怡神遣煩之一
助也此于爾雅釋草外特出以表未有後來訂飲
食之經者倘攷其種植稽其品類辨神農之未辨
以筆之書則雖云小草與五穀並傳可也

啓

成親王

近有一奇舉乃吃烟之謂也戒之十三年今復開之其中以開爲戒別有因緣總之下乘有爲法耳欲乞上好南絲一二斤許翹佇翹佇不宣

與錢湘
船

姜文燦代英

神農百草親嘗獨遺其味張騫諸種遍植末列斯珍某殊慙斗酒學士竊附烟火神仙頃承石馬遊頰欲作喉間之甘露敢向銀鹿拜賜勝餐嶺上之朝霞吐出遊絲浮雲繚繞團成香縷丹篆灑洄疑

公瑾之醇醪不覺玉山頽矣欲當子瞻之軟飽姑以彤管試之

謝友朋
烟草

陳 遜東橋

天寒歲暮酒興詩情諒增勝也頃接愛筠大兄手翰極蒙關注又承賜烟草其寓相思之意以憫孤館之愁拜領之下齒頰俱香肺腑頓暖感何如之附上小炭一篋虎斑竹烟筒一枝得之友人者轉以奉贈不敢當琅玕之報幸晒存之

陸 伊尹達

囊號銷雲仙人佩去臺稱吐兩學士攜歸頃承彤
管之遺如當碧筒之勸未謝人間火食已餐天上
烟霞豈葛老抽刀切金絲而飼鶴若王喬吹管種
瑤草而呼龍

謝餽烟筒

贊

陳 瓏古芸

烟草出呂宋國名淡巴菝明季始入中土近日無
人不用之矣本草爾疋皆不載然驅寒宣氣辟瘴
除瘟功不在茶酒下因爲之贊曰

厥有瑤草其名曰薦神農未品仲景失箋傳自呂
宋移植漳泉一呼一吸非雲非煙葉如綽菜花似
海棠逾麝蘭氣勝百和香所用伊何一握脩篁所
貯伊何佩綴緇囊騷人孤館繡婦深閨茶餘酒罷
月夕風時除煩解悶無不宜之惟我與爾允號相
思、